

# 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研究

漢口大眾出版社刊行



爭戰命革族民  
的  
究研之略戰

作 A. C.

口 漢  
版 社 版 出 衆 大  
1938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

C.

A.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作者

大衆出版社

發行者

大衆出版社

經售處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新 生 上 海 活 書  
生 中 國 雜 誌 公  
圖 書 公 司 店  
書 公 司

## 序 言

本書作於「八一三」戰爭爆發之前，目的在於從抗戰的戰略上，指出我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勝利的前途。

目前，神聖偉大的戰爭已繼續了半年，並且在軍事上受了小小的挫折，正是一般失敗主義者重新抬頭的時候，我們從戰略的分析上證明抗戰前途的光明，並不是一件徒然的工作。

「失敗是成功之母」，從過去半年間抗戰經驗所給予我人之教訓，在戰略上未能採取運動戰，未能處於主動地位予侵略者以打擊，正是此後急待補救的地方。

所以，本書雖脫稿於「八一三」之前，但其中所指出的戰略問題，和民族革命戰爭中的特點，在戰爭的進行中却愈顯得真實和重要。如何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並不命定的，戰略的運用也是決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英勇的戰友之前。

# 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之研究

## 目 錄

序言	一
緒論	一
一・運動戰與陣地戰	一 一 六
二・外線戰與內線戰	一 九 一 二
三・進攻戰與防禦戰	一 三 一 六
四・殲滅戰與消耗戰	一 七 一 三
結論	一 三 一

## 緒論

我們不僅從過去和現在的歷史，來指出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前途，而且必要從戰爭具體的戰略，來指出人民應該怎樣對日作戰，以爭取光榮的勝利。

在現在我們的手裏，缺乏着具體的材料，這是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感到很大的困難，然而依據數年來的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各種式樣的民族革命戰爭，所指示的一般作戰經驗，在這裏，我們對於這些問題，還是可以作一般的處理的。

橫在我們前面一個最正確的事實，那就是和中國民衆作戰的敵人，他們的武器和經常的一般軍事訓練，都是對於中國民衆方面的，這裏正是指示着我們作戰所遇的困難的地方，特別是關於武器。然而問題不在乎困難，而在乎困難是否可以克服，如何來克服。

過於重視上述這種困難，而且或藉口這種困難，而否認民族革命戰爭的可能的，

不用說他是故意塗抹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歷史現實，同時那就是掩蓋了這組織戰爭的兩個基本要素，即一方面是那活的人力，另一方面是那為人力所製造的和使用的工具。這所謂活的人力，指的不是個人的人，而在社會集團的人，工具只有和人力結合的時候，工具才起了效用。人的問題是決定戰爭最後勝敗的問題。誠然，如果某方面握有最好的武器，而人力不為所用，甚至反轉投到對方去，那末，這某方面只有出於瓦解的一途，那最好的武器却只得轉授給對方，而轉來作為反對自己的武器了。這裏就正可以說明歷史上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所以勝利和所以失敗。

人的轉向問題，當然是以自己的利益為轉向。戰爭的根底就是關於人（社會集團的人，亦即是社會階級的人）的利益。德國著名的軍事學家克拉次維次有以下的名言：「戰爭不僅是政治的行動，而且簡直是政治的真正工具；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過應用了特殊的方法，以謀政治計劃的實現而已。」然而應該指出的：第一，克氏並未理解政治內容的實質，如恩格斯所說的：「克氏雖然說明了政治與戰略的關係，但却沒有透澈地理解政治內容的實質；」第二，克氏祇了解了政治與戰爭的關係的一方面

，而沒有了解其全面，如列寧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在戰爭中，仍然繼續着。」戰爭的本質就是政治的角力。比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其基本的出發點，就是爲着掠奪殖民地來支持自己國內地主資本家的社會剝削制度；這戰爭只是日本地主資本家企圖延長自己社會統治之政策的所採用的特殊手段，而這戰爭又必反轉而影響於日本社會內部政治的形勢，因而又再反轉而影響於戰爭。

日本的勞苦大衆在這戰爭中是否可以得到利益呢？第一，日本勞苦大衆的貧困和失業（或資產階級所謂「人口過剩」）的問題，決不能由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而解決，四年來滿洲的佔領，完全證明了這點；第二，戰爭中的肉體犧牲者，和由戰爭所引起的軍費負擔者，首先就是日本的勞苦大衆，日本勞苦大衆在戰爭的實現中，會認得這種戰爭是與自己的利益無干，而且只能是反對自己的利益，只能是日本地主資本家藉此來反對大衆所要求的社會解放。日本勞苦大衆這種覺悟及其這種覺悟的行動，是存在而且在繼續發展中。從報上，我們不斷地看到日本軍隊中的反帝反戰組織的發露，特別是在東北日軍與義軍的戰爭中，在上海戰爭中，在長城戰爭中，日軍士兵反

戰的情緒，及其作戰的消極，完全給我們以證明。在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戰役中，日本士兵會自動的供給義軍以消息，槍械，子彈，這差不多就是公開的祕密；日本士兵會自動的供給着帝國主義者的活埋。日本士兵的覺悟，以及日軍內部自己的瓦解，這一方面，要依賴於日本社會內部整個階級鬥爭的發展。只要中國人民抵抗日帝國主義者的戰爭，進行得越激烈，越擴大，就會更加給日帝國主義者以打擊，就會更加促醒日本的士兵，就會更加速日軍內部的瓦解。從以上這些真實事實的發展中，我們完全看到：日帝國主義者雖領有精良的武器，然而日帝國主義者却不能不把這種精良的武器交給日本的勞苦大眾，因為日軍正完全由日本勞苦大眾來組成的。可是這日本勞苦大眾却是反叛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其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精良的武器，却要變成爲日本勞苦大眾反對日帝國主義者的精良武器。這種覺悟的日本勞苦大眾，那就是變帝國主義侵華的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爲着企圖緩和和解決自己統治的國內危機，來進行侵華戰爭，却又在戰爭中來進一步地暴露了，擴大了自己的危機，因而埋葬了自己。

和日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相對抗的，爲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的生存，必要依賴於民族的解放，這是一個淺近的道理。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是真正的死敵，這從九一八以來，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民族革命戰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這是中國人民爭取自己生存的手段，這種戰爭就是代表着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了解：如果中國人民想得到和平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福利，想要組織自己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合理的社會，則不從帝國主義者——首先是日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解放出來，那純粹是在做夢，惟其是如此，所以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在人的歸向問題上，完全不同，換句話說，日本勞苦大衆不能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效死，而中國人民却願爲自己效死，日軍在日本勞苦民衆覺悟之下，會日趨於瓦解，而中國人民抗日軍隊，却會由於中國人民的覺悟，日趨於堅固。中國人民雖則缺乏了新式的武器，然而，中國人民却有新式的武器的來源：如東北人民革命軍與義軍，如東南西各戰場上的革命隊伍，他們武器的來源，或者是由日軍在人民力量前面的瓦解而取得，或者是由日軍中兵士和下層軍官自覺的供給；中

國人民，包括東北四省和中國本部的，在政治上和在軍隊編制上，最有組織，而且有一般新式的步槍及其它武器的革命武裝，總數至少有兩百萬。這兩百萬的武器，有的是由敵人的手裏取來的。所以問題還不在乎武器，問題是在乎人民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動員之廣泛和深入的程度如何；人民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動員越廣泛，越深入，則敵方的基礎，越軟弱，而敵方的武器，也越容易被中國人民方面所奪取，所吸收。不但戰爭是政治上的繼續，而且戰爭調度的每一個脈搏，都和政治調度的每一個脈搏相呼應，而且戰爭的展開，同時就更加展開政治鬥爭的舞台。

惟其戰爭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是不同的政治繼續，而政治又不斷地在戰爭中為新的展開，所以現代中國人民大眾，在其進行最現代的政治鬥爭中，也有着自己的戰爭的戰略，和其政治鬥爭相適應。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提出如下的民族革命戰爭幾個戰略問題：（一）運動戰與陣地戰；（二）外線戰與內綫戰；（三）進攻戰與防守戰；（四）殲滅戰與消耗戰。從這幾個問題中，來觀察中國人民民族革命戰爭的一些特點。

## 一 運動戰與陣地戰

法國大革命時代國防委員會，一七九三年十月八日有過一個這樣的訓令：

「採取堅實迅猛的戰法，現在正是時候。爲着這緣故，必要集中兵力。兵力分散就薄弱。分散兵力，分攻數城，這是從前貴族軍隊的戰法，這種戰法，只有使戰爭延長下去。現在急宜用優勢的兵力，突攻敵人的弱點。這樣，必會得到勝利。」

這個訓令表現了法國大革命國民戰爭的新戰略精神，這種戰略，當時擊潰了內外敵人軍隊的進攻，挽救了法蘭西共和國。

法蘭西大革命所進行的國民戰爭，這種戰略精神，差不多是歷史上一般「弱敵強」的戰爭的一般戰略精神。「用優勢的兵力，突攻敵人的弱點」，這種戰略，正是從來在軍事上的所謂「出奇制勝」的戰略——根據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發展，每個歷史階段隨

時具體變化的「出奇制勝」的戰略。

亨利在其所著「希特拉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曾寫述了以下一段歷史：

『……「卡內」是紀元前二二六年羅馬人和迦帖基人，在阿卜利亞地方的一次歷史戰爭；在那次戰爭中，哈尼巴魯的弱小軍隊，把八萬五千羅馬大軍，這樣一個不可比擬的力量，擊成粉碎。那次所利用的，就是這天才的「集中」戰略，用騎兵從側面截擊和包圍他們的敵軍。』

克拉仄維次，普魯士偉大參謀部的第一個創始人，曾引伸「卡內」的思想成為一般的理論……這實際上在每次戰鬥，特別在並非勢均力敵的戰鬥中，總是一種自然的基本原則，歷史上一切勝仗所依據的原則。拿破崙，凱撒，和亞歷山大，都是運用特別集中的力量出奇制勝。甚至在軍事學的經典的寓言中，例如，那沒有武裝的小達衛，對於穿盔帶甲的巨人哥利亞，所用的策略，也都沒有不同。』然而我們應該指出的，克拉仄維次，這一個曾經是前世紀的偉大的軍事學家，他的戰略思想是深受拿破崙戰略的影響的；而這縱橫歐洲大陸，幾乎百戰百勝的拿破崙

軍隊的最好戰略傳統，正是從法國大革命國民戰爭那裏承襲來的。

亨利在其書中敘述了首次大戰時德國參謀部不能很好運用所謂「卡內」齒輪，再特別強調了這種戰略的偉大意義：

「這種絕對集中全部力量，在決定點，實行決定突擊的戰略，曾經是，而且依然是軍事歷史上，弱者對待強者最有效的武器，甚至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惟一可能的武器……」

上述這種戰略，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運動戰的戰略。

百年來在中國存在過，而且在繼續擴大着兩次偉大的民衆戰爭，一次是太平天國戰爭，一次是一年前澎湃洶湧的紅軍戰爭。凡是稍為熟悉太平天國的史實的人，都會知道太平天國的作戰，是慣用出奇制勝的戰略，來擊潰敵人。而多少年來紅軍的制勝國軍，差不多也是發展了這個戰略。爲着闡發對日作戰的戰略，我們在這裏研究紅軍戰略的經驗是有必要的。

中國紅軍的應用運動戰的戰略，有它自己歷史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廣大民衆

爲着自己的利益，團結而效死於紅軍的周圍。正是因爲有了這樣的基礎——而且是紅軍所憑藉的惟一的基礎，所以，紅軍在戰爭中，一方面，可以布置少數的兵力於某方面的陣線，這個少數的兵力，因爲有廣大的民衆掩護，最容易於佈成疑陣；國軍在民衆組織的嚴密狀態下，要偵查紅軍的虛實，本來是有「難於登天」之感的，而且紅軍在那陣線，縱使只有最少數的兵力，因爲有羣衆的掩護，又最便利於施行一切的奇裝詭計，來迷惑國軍的判斷，而予國軍以打擊和巨創。國軍貿然向紅軍進攻，在一切事實上，本來都證明了只是死路一條，所以，即使國軍明知那裏只有少數的紅軍兵力，而因爲民衆到處都是他們的敵人，民衆能隨時隨地，大規模的有組織的來暗算他們，這樣也要大大地降低了他們進攻的自信力。另一方面，紅軍却正可以集中最大部分的動作，於適當的時機，不動聲色的，以迅雷疾風的姿態，出敵人的不意，攻敵人的不備，從敵人的側面或後方，給敵人以決定的突擊，而收到「殺敵效果。」在這裏，他們雖有最優良的武器，都不及發揮自己的威力，而被繳械了。這種紅軍作戰的例子，差

不多是不勝枚舉的，紅軍從自己的政治上出發，採取了這種運動戰的戰略，無數次給了他們最大的創傷和潰敗。

德國的保皇黨名將塞克特，作了國軍的最高軍事顧問，這個反動將軍，雖然受了德國軍事學傳統的教育，雖則國軍有很多的新式武器，雖則國軍的武器優良於紅軍，不知有多少倍，可是他不能使國軍對紅軍作戰採取這種運動戰的戰略，因為事實上迫得這樣。赤區民衆普遍的覺醒，民衆普遍的組織，民衆普遍的武裝，使國軍無從深入紅軍的側面和後方來突擊紅軍。國軍的一切行動，都經過民衆的耳目，達到紅軍，為紅軍所週知，而紅軍的一切行動，恰正相反，紅軍知道了國軍的一切，而國軍不知道紅軍的一切。國軍無從摸索紅軍的主力，無從摸索紅軍弱點，迫使國軍要去進攻盲目作戰。國軍到一個地方的時候，紅軍運用運動戰的戰略，可以隨時分散兵力，個別作戰（化整爲零）也可以隨時集中兵力，來向他們襲擊（化零爲整）。轉眼之間，紅軍可以鴉雀無聲地個別掩伏起來，轉眼之間，又可以風馳電掣地集中出現。上述的這種情形，正可說明爲甚麼塞克特只能叫國軍採取所謂「穩扎穩打」的陣地戰，而不能採取運

動戰，然而「穩扎穩打」的陣地戰，是否真的可以擊敗紅軍的運動戰呢？事實是沒有的，在紅國兩軍的任何戰役中，國軍沒有過一次某種決定程度的勝利。紅軍羅炳輝及蕭克所部的突圍，以及後來江西紅軍主力的突圍，以從事於抗日的北征，紅軍這種運動戰戰略的發揮，也正表現了塞克特那種陣地的薄弱。在另一方面，紅軍於運用運動戰的戰略外，同時，還能憑藉廣大人民的團結，進行勝利的陣地戰，事實上紅軍也是不斷的以陣地戰勝過國軍的。然而，這裏的問題，是在於目前中國紅軍陣地戰之決定的勝利，在軍事上，要依賴於貫澈運動戰的運用；特別是紅軍方面缺乏各種新式武器，在廣大民衆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出奇制勝」的運動戰，實是打擊和瓦解國軍一切新式武器的最有效的戰法。在這裏，運動戰不就是完全否定了陣地戰，而是陣地戰與運動戰，必要有靈巧的結合，依據當時具體的情態，運動戰與陣地戰能同時並用，而且運動戰在某種情態之下，可轉變為陣地戰，陣地戰在某種作戰的場合方又可轉變為運動戰。在這裏，運動戰與陣地戰之靈巧的變更和配合，決定的方面，就在於運動戰。

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作戰是採用了中國紅軍作戰的經驗的，一個學習軍事的朋友